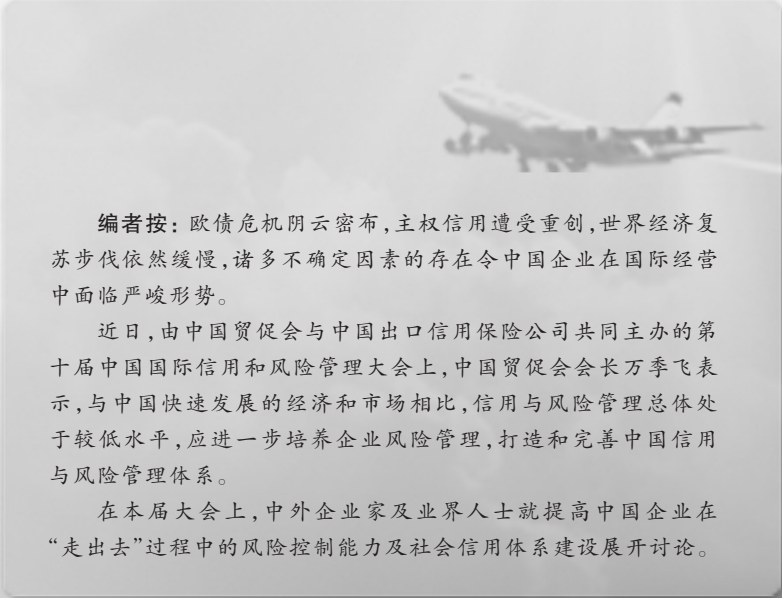




本版撰文 本报记者 栾 鹤



编者按：欧债危机阴云密布，主权信用遭受重创，世界经济复苏步伐依然缓慢，诸多不确定因素的存在令中国企业在国际经营中面临严峻形势。

近日，由中国贸促会与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共同主办的第十届中国国际信用和风险管理大会上，中国贸促会会长万季飞表示，与中国快速发展的经济和市场相比，信用与风险管理总体处于较低水平，应进一步培养企业风险管理，打造和完善中国信用与风险管理体系。

在本届大会上，中外企业家及业界人士就提高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的风险控制能力及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展开讨论。

10 年征程：探寻信用与风险管理的中国模式

信用与风险管理，这个看似陌生的词汇在近十几年国际经济变局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从2001年的美国安然事件，到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再到近两年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都与信用与风险管理息息相关。

近10年，中国在信用文化方面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贸促会经济信息部部长贾槐亲眼目睹了这一历程。

2004年10月，经国务院批准，中国贸促会与商务部、国际金融信用和商业协会在北京共同主办了第一届中国国际信用和管理风险大会，从那时起，中国贸促会经济信息部部长贾槐就一直负责这项工作的具体执行。从东部沿海发达省份到中西部地区，从国家主权风险、信用赊销到信用保险工具运用等，信用和管理风险大会一直紧贴经济热点，解决企业实际需求。

风雨征程路

十多年前，世界银行金融专家王君还在中国人民银行稽核监督局任职，负责银行监管和现场检查。他清楚地记得那时候到国有银行检查信贷文件，也就是贷款档案，所有的银行拿出来的信贷档案就是一个牛皮

纸信封，里面装着一两张借款人的信贷材料，而且字迹歪歪扭扭，信贷行为几乎没法拿到台面上。

王君曾代表中国人民银行参加一个国际会议，各国代表纷纷讨论关于不良贷款的分类以及异地贷款拖欠等问题。当时，别的国家都已经是按照90天或30天作为一个分类的阶段，但中国当时实行的制度是720天，也就是说只有借款人逃亡才能作为不良贷款来处理，远远落后于世界的一般标准。

后来，中国经历了贷款分类制度的改革，相应的改革了利息计提等制度。王君说，经历了十多年的改革，中国的商业银行可以说经过天翻地覆的变化，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中国经济也为此付出了重大的代价，比如说14000亿元不良贷款从国有银行剥离给资产管理公司进行处置，收回来的现金也就是20%左右，后来还有大量的不良贷款。

商务领域信用管理初成体系

商务部市场秩序司副司长耿洪洲表示，商务部高度重视商务领域的信用建设。2005年，为加强对这项工作的组织领导，商务部专门成

立了信用体系建设领导小组，重点围绕内外贸、对外合作、对外援助、利用外资等领域，加强商务信用的体系机制建设。2011年，商务部印发了关于“十二五”期间加强商务领域信用建设的指导意见，进一步明确了改善商务环境、完善信用制度、促进信用市场发展的工作目标。

在信用制度建设方面，商务部出台的商务领域信用信息管理办法，关于推动信用销售健康发展的意见，商会、协会、行业信用建设工作指导意见，对外劳务合作不良信用记录试行办法，对外贸易和对外投资合作领域不良信用记录实施办法等一系列的规章制度。

在信用成果的应用方面，已经建成了商务领域信用信息系统数据库，这个数据库覆盖了内外贸、外资和国际经济合作等19个业务领域，现在纳入数据库的企业已达92万家。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制定了中小商贸企业融资担保和外贸信用险补助政策，近4年来，累计支持企业开展外贸信用销售超过3000亿元，帮助企业利用保单担保融资超过2500亿元。

资信是企业的一种财产

经纬集团执行董事陈亨达对《中国贸易报》记者表示，目前，中国的中小企业融资难，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缺少资信，对于企业来讲，资信就是一种财产。

中建股份公海外事业部副总经理魏焱表示，利用出口信用保险可以拓宽融资渠道创新商业模式。在风险可控的情况下通过创新商业模式，满足项目融资需求，抢占项目和市场是走出去企业现阶段的普遍需求。

中国长期以来是贸易顺差，但在信用结算环节是信用逆差，即我国出口赊账多，进口预付款多。就企业层面来讲，真正的现金流还不是很好。业内专家称，小企业最大的资产其实就是库存，一些出口型小企业可以用仓单质押，或者是库存质押方式解决现金流问题。

市有信则利 市无信则废

中国信贷改革的挑战到底是什么呢？经历了这么多年的改革，现在如果看中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比例大概在1%左右，但是人们普遍认为这是一个被低估的数字。原因就是贷款分类制度的实施还存在问题，因为里面需要大量的主观判断。

王君表示，中国的商业银行目前仍然在大量的道德风险环境下经营，这个道德风险主要表现在人们普遍认为借款人具有隐性的政府担保，无论是来自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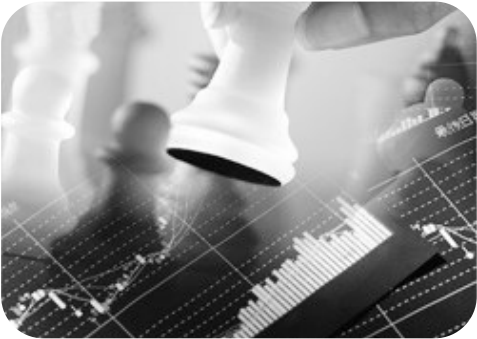
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比如说他们的借款被商业银行认为是有地方政府的担保，尽管这种担保在法律上是不允许的，但在实践上却很难实施。这个是制约中国目前信贷改革和发展的一个重要要素。

在这样的一个隐性担保概念下，出现了大量的行为扭曲，不会对借款人的整个风险做出判断，因为人们已经在思想上有了麻痹，认为如果不还，会有政府出来兜底。所以，在信贷分析当中不能进行全方位的判断，也不能对未来的现金流、还款意愿做出正确的判断，这些都非常值得关注。

中国贸促会会长万季飞表示，作为市场经济的核心要素，信用风险管理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前瞻性，对社会经济生活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过去十几年来，世界经济发生的重大事件，大多都与信用、与风险管理息息相关。

与中国快速发展的社会经济和市场需求相比，中国信用和风险管理总体上仍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为了进一步培育企业和社会个体的信用和风险管理理念，打造和完善中国信用风险体系，万季飞提出3点建议：第一，与政府部门密切合作，积极推进中国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第二，加强创新，力求务实，积极拓展对企业的服务形式；第三，加强国际交流，推动我国信用和风险管理的快速发展。

四类新兴市场国家亟需投资风险管理



近一时期，埃及骚乱、缅甸电站停产、阿根廷收回国有公司股权、玻利维亚实施国有化等一系列事件，将投资新兴市场所面临的各种风险生动地呈现在各国的面前。

新兴市场国家是否将再次面临高风险？自2013年以来，这已成为全球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都共同关心的问题。

由于相继受美国次贷危机、欧债危机的影响，一些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出现了明显的减弱甚至是衰退的状况。而以东亚南美包括非洲等一些新兴市场国家连续5年保持了快速经济增长的态势，新兴市场国家成为了世界经济新的增长引擎。

但2012年，一些新兴经济体的增速开始放缓，比如说印度、印尼、巴西、南非和俄罗斯。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美国量化宽松政策退出以及日本安倍经济学的出台将使新兴经济体的宏观调控面临更多挑战。

业内专家提示，四类新兴市场国家亟需投资风险管理：

一是，单一经济结构发展的新兴市场国家。比如说以印尼、俄罗斯、巴西、南非这些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它的出口的产品结构大多集中在基础产品上面，或是能源和资源性产品，这种经济结构可能会造

成国际上大宗商品价格的波动。特别是像南非这样子的国家，宝石、贵金属的矿产出口都占50%以上，这类商品发生的价格波动，会导致国家风险急剧上升。

二是，高杠杆、高贸易赤字、高财政赤字的“三高”国家。这种经济体的稳定性比较差。比如说印度，2009年至2012年都是连续的双赤字，而它的货币供应又非常高。当然，这个高杠杆是发展中国家在2008年以来的共同特征，都是靠信贷资金的持续过量或是过剩的流动性、泛滥的流动性支撑经济的增速，包括中国在内。三高国家由于本身资金是双赤字，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流入来填补资金的欠缺，所以一旦海外资金稍微发生一点风吹草动，直接会对它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三是，资本账户的国家，国际资本的大量流入和流出都会造成金融系统性的风险。今年8月份中下旬，20种主要新兴市场国家货币全线下跌，其中印度货币的跌幅达到了63.2:1美元，跌幅超过了30%，南非货币也跌了23%，巴西货币也贬值了20%。

四是，初级行业驱动增长模式的国家带来较大的社会问题。这种国家的经济增长主要的来源是资源，这会造成社会收入的不均等。所以这种情况下会造成更多的经济、社会问题，导致政局不太稳定。



柏为联：中国可借鉴德国模式

中国如何避免重蹈欧债危机呢？德国为什么经历两次金融危机都能屹立不倒？

欧洲信用改革联合会（中国）执行董事柏为联对记者表示，欧洲在信用与风险管理方面的经验与教训，可以为中国提供借鉴。欧盟国家众多，有发达国家、低等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地域发展不均衡，这跟中国很类似。中国的发达城市已接近发达国家水平，中等城市达到低等发达国家水平，中西部许多区域还处于欠发达国家水平。

公司间的外部联系越来越多，地区的产业结构会因此发生变化。欧盟成立后，德国高科技产品的规模越来越大，大部分国家的高科技产业倒闭，然后转移至德国。像西班牙只能做旅游等产业，整个国家的GDP在往下走。中国仅有上海自贸区是不够的，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重庆武汉经济带、中西部地区需形成合理的区域化功能定位，在转型中应找到自身的特点。

柏为联表示，欧债危机的诱因在于那些信用评级相对滞后的地区。中国信用评

级目前尚在起步阶段，对了解商业伙伴背景方面的工作往往做得不细致。欧洲是信用传统、银行、保险公司和许多工具共同作用，企业拿到订单后，需要第三方判断能不能出货，出多少货，发现问题如何解决；经济不好的时候，现金兑付迟缓，对信用的可靠性要求更高。

柏为联认为，中国想学欧洲好的经验可借鉴德国模式。德国掌控了技术和科技，能生产高质量、高附加值的工业产品。而中国目前主要竞争力仍集中于价格，缺乏附加值，没有形成较强的品牌竞争力，如果美洲、欧洲不买东西，中国的日子就不好过。通过信用手段可提高一些产品的品牌竞争力。

他表示，中国经济面临着集中性风险，过于依赖房地产，进而牵扯到投资和银行贷款，一个行业倒掉容易形成“多米诺效应”。人民币将逐步国际化，那信用与风险管理就必须加强，否则将无法应对复杂的市场。市场要具有自律，未来十年中国需要培养和构建企业的自律精神和信用意识。